合肥學舍札記

合肥學舍札記弟三

陽湖陸繼輅祁孫

病中下筆千言

余三十以前作文最捷四十後乃日益遲鈍今年三月海樹大夫人開七袠必欲得余文爲壽適胃氣大作每書一句即一呼痛片刻文成急偃臥不及再閱舉草稿付之翼日書成十二屏周海樵大槐查梅史揆曾海樹俱嘆賞以爲工余戲語聰應汝曹誌之嘗病中走筆千餘言文不加點他日行狀中可著此一語

凌靜邨

凌靜邨先生名一中合肥諸生篤信宋儒之學不空言

性命惟以躬行爲務有兄年老失明靜邨歲時解塾以生徒所饋束脩分半授室人自攜其半就兄食宿至入塾乃別去數十年以爲常其兄語人曰吾弟至吾不復以瞽爲恨人請其說則曰吾少渴者已置几少寒衣已被體吾無所用吾目故不復恨也其友愛如此余至合肥靜邨已先數年卒不及見惜哉

香草古今名

沈存中筆譚蓀卽今菖蒲蕙亦名薰卽今零陵香唐人謂之鈴鈴香花倒懸枝間如小鈴俗誤作零陵實非湖南郡名也茝卽今白芷芸卽今七里香蘅卽今馬蹄香杜若卽今高良薑其花芳華可愛子名紅荳蔻雞舌香

卽今丁香云云顧獨不及蘭楚詞紉秋蘭以爲佩卽今俗名醒頭草者是也

筆價

三百九十錢買筆三十枝甥輩皆笑猶憶小時見先君子終日校錄經籍所用筆名果然奇一枝止值五錢可作小楷萬餘今湖州小楷筆一枝至三百錢余在都門所寫紫毫名天香深處者二枝需銀一金書法不及老輩而筆日佳可媿也

堂聯

賜綸堂聯句入歷仕途心地一生差可問勉繩祖武書田奕葉願無忝先君子自製王夢樓太守文治書貞壽

堂聯句念先公廉惠慈祥善無不報願汝曹孝弟謹信貧有餘歡先太孺人自製繹堂宮保那彥成書

貲郎

戴埴鼠璞謂鬻爵與鬻官不同晁錯令募天下入粟得以拜爵初非任以官事是也然以張釋之傳以貲爲郎爲鬻官則誤以貲者以家有積貲如淳註引漢儀注貲五百萬得爲常侍郎非入貲也司馬相如傳注亦云以家財多得拜爲郎

試文不必宗舊說

嘉慶五年江南鄉試題述而不作一節予初以老爲老聃彭爲彭祖文成而悔之遂改從商賢大夫是科用舊說者皆未中式又一科放勳曰勞之來之題亾友臧在

東獨依趙注作放勳曰勞之來之亦被落因戒子弟試文不必宗舊說

駑材

駑材金聖嘆謂始於郭令公之駡其子非也劉元海云成都王穎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眞駑材也王景略云慕容評眞駑材也語皆在前又魏爾朱榮謂元天穆曰葛榮之徒本是駑材蓋駑材者駑下之材顏氏家訓云貴游子弟離亂之後失皮露質當此之時眞駑材也

打油詩不足憑

嘉慶己未會試最爲得人然猶有摘取魁卷評語作詩譏諷者壬戌牓後又有從今不怨朱師傅縱不能文尙

讀書之句康熙鴻詞科得人甚盛有輕薄子作一詩云自古文章推李杜而今李(高陽相國)杜(寶坻相國)亦希奇葉公(葉文敏)懞懂遭龍嚇馮婦(益都相國)癡呆被虎欺宿搆零骿衡玉賦失粘落韻省耕詩若敎修史眞羞死勝國君臣也縐眉嫉妒之口毀譽豈足據乎

戒聰應

余十三四歲讀書卽喜動筆字旣潦草語多狂僭今重展舊籍觸處皆是如見頑劣子弟竟須與杖數十於意方快書之以戒聰應

錢申甫文

亡友錢相初字申甫余妻之弟也以嘉慶丁丑四月卒

於都門時余亦大病不獲檢視遺稿越庚辰九月忽於
室人篋中得重修廣濟九龍王祠碑文草稿筆蹟宛然
不勝淒愴附錄於此文曰蓋聞右享之神百惟澤物者
不祧不害之時三斯報功者獨茂故雲旗迴薄無間椒
蘭之馨樂舞婆娑盛彼歲時之會降監不違廟貌攸崇
昭告之儀弗可缺已宜陽縣治西舊有九龍王祠惟神
克懋靈司永通元感崑山衡耀或並照乎古今大海迴
瀾輒均潤於幽顯久已書之銀瓮勒以穹碑然或謂肇
封之典夙昧乎前聞秩祀之隆不詳於何代滮池浸稻
雖遠協乎風人湘浦降神恐傳訛於騷客不知受命上
元錫福茲土宏祠式闢卽神明永聚之鄉嘉壇因時實

俎豆維歆之本逐清泠之耕父不使揚光起白石之波臣同焉洒潤用標懿號載烜明靈可弗疑報賽為無因傳誌之多闕也又或謂遺文所列跡涉元虛故老相傳論殊悠謬不知九閡螭捷尙見登天十丈蛟濟猶能舞蜒矧乃飛騰有象風雨挾以驅馳變化無方雷霆走其精銳層雲祇尺木之階重淵有鳴鼓之應乘空馭氣何所不之金蟬翠綫仰止斯在又況溥春膏於儉歲表靈蹟於故山醴泉有源石洞方啟歆逕屈曲紛如蟠蛇巉巖參差矗立奇鬼神光時其合離陰森襲於毛髮仰流天澤不數神女之湫俯祐歲功有類彭仙之窟冣諸聞見不少恢奇豈蠶叢鄒衍之談天齊諧之誌怪乎廟之

規模昔稱宏整多歷年所漸亾舊觀丹青剝落粉墨黟昏崇垣就圮則甎甓零星雕甍欲傾則風日穿漏余職在守土惄然於心爰出俸金以倡紳士經始於某年月日於某月日訖功輪奐增美像設維新是役也輸金者麕至執事者兒趨籍明靈之福蔭順民庶之豫懽尋以吉辰敬修清薦房仲幹非能變井端賴神庥祝右卿無竢曝身永貪默祐既告厥成謹刋之石自注代楊大令懋玖作

陶公詩

陶公讀山海經詩生平懷抱略可推見自文選祇錄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疎一首後來選家遂多宗之不知此一首猶時文之有開講對策之有策冒文字正在其

後也昭明尚爾憒憒餘人奚責焉

詞家三昧

橫山云用意用筆皆當約之極窄處皐文云詞以結興爲上風神次之北宋人惟淮海無遺憾宛鄰云詞有比興而無賦三子論詞俱深入三昧近人詞往往如有韻家書無所不說閱之不能終闋

橫山論詞

橫山又云迦陵詞稼軒家挑水夫蓉渡詞少游家花面了頭也竹垞固差勝然如老嫗學舌亦復不堪入聽其言雖似輕薄然不可謂非確論

伯父叔父

今人稱伯叔父曰弟幾伯叔不知起自何時按漢書疏廣謂其兄子受豈如父子相隨出關後漢書皇甫嵩從子酈說嵩曰安危定傾惟大人與董卓耳蔡邕叔父質爲程璜所中邕表謂欲陷臣父子古人稱謂如此子弟不令讀史傳何由知之

兄弟夫婦

詩人以如兄如弟狀夫婦和樂立言最爲有序孔子舉杖磬折問子貢曰子之大親毋乃不甯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而行曰妻子家中得毋病乎賈子述之云所以明尊卑別疏戚也吾見今人書疏先問妻子後及兄弟者多矣豈明於尊卑而昧於疏戚

乎聽應識之

姪

姑姪字皆從女左傳所謂姪其從姑是也然爾疋女子謂晜弟之子爲姪則似兄弟之男子子亦可稱姪矣顏氏家訓云晉世已來始呼叔姪吾意叔乃對嫂之稱非可施於從父姪乃對姑之號可以通於丈夫相習既久差不悖於禮者從之可也干祿字書序柳宗元祭六伯母文皆稱姪男

爲人後者稱本生父曰父對他人則加本生二字此必不可易者也若爲其本生父者則宜稱之以姪先君先母於先兄如此所以推而遠之俾壹心專志於所後之父母也

論降服又一條

同年吳君以妻喪來赴其次子出爲人後書降服子某泣血稽顙此亦非是蓋齊衰與泣血情服不相稱所謂過猶不及也妻服四制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情服相稱從可推矣

蘇幕遮詞

用安侍御嘗於虞山相國席上口占蘇幕遮詠燕詞一時傳誦惜首句涎字誤作平聲侍御遺稿散佚錄之於此尾涎涎身踽踽獨自飛來結箇天涯侶幾陣瀟瀟梅子雨春色無聊任爾銜將去抱孤情垂弱羽青瑣珠簾可也留伊住一樣飄零吾與汝便不逢秋客緒渾如許

侍御去官後好奬掖後進里中洪編修亮吉孫糧儲星衍楊荔浦倫趙青州懷玉黃少尹景仁徐太康書受呂

贊皇星垣皆從游所稱毘陵七子者也

㝵

文選上林賦此不可以揚名發舉而適足以㝵君自損也史記作貶君自損晉灼曰㝵古貶字按㝵依說文當作㝵傾覆也从寸臼覆之寸人手也从巢省杜林說以爲貶損之貶方歛切

單刀

子弟閱演義三國志僞造之事往往闌入正史亦有誤疑正史爲演義者王仲瞿作孫夫人廟碑用單刀二字爲人所抹不知此二字實見魯肅傳非演義也

顧蘭厓翊贈董縣丞敘善序

國家承平垂二百年物衆地大左道亂民乘間草竊髮櫛而苗耨之無損於治然變之猝起若湯火之發於醉夢苟非德足以動物才足以靖亂往往不能自保碎首分也喪職奚贖焉吾嘗謂天下無卑官雖在丞佐緩急裨賴與方岳等官大制人官小制於人丞佐不幸有事若坐眢井形沮勢格徽纆在前鈇鑕在後責重於邱山而權輕於毫毛雖謂丞佐之難難於方岳無不可也嘉慶十八年九月賊首李文成發難於豫以濬滑相肺附既陷滑爲賊巢悉力攻濬濬倚大伾爲城賊據山瞰城中矢石皆摩頂而過勢岌岌危甚而令某疾作不視事是時武進董君適爲濬縣丞殫機智竭死力苦守二十

晝夜援未至而賊益衆君鞾刀莅事爲繯於署樓戒家
人城陷火起則盡室就縊屬有天幸又二日大兵至圍
解而令亦疾愈視事矣
天子以令有全城功超擢四級君故縣丞若無事然大
府心知之不能白君君亦殊不肯自白以爲丞職當如
是而已嗚呼昌黎氏有言丞偪於令公事不容可否占
位署牘尾止矣若君之挺挺樹立其爲國家裨賴何如
哉事平積毫髮功遷擢者相望獨君以孤城扼賊衝使
不得橫軼旁郡晏然而大兵得據以擣其巢穴轉戰俶
平室家性命獲全於累卵之下君卽不言當日監司郡
守以一言白君無難者有事則仗之無事則置之古今

有同嘅哉君志量甚高以爲適然之功何足深計口不言圍城之事占位署牘尾如故嗚呼君之退然不居其功此所以能成其功而有餘也夫余固不識君而得君守城之詳於余友陸繼輅祁孫遂爲文以寄之時君始以河汎安瀾將擢官矣

余鐵香藏鏡銘

所見古鏡斷以余鐵香（鼎）所藏者爲無上上品余以意釋其銘詞云絜（潔）精白而事君惌（怨）驩之弇（掩）明佩元錫之流澤恐疏遠而日忘懷靡（靡）美之窮嘻（喜）外丞（承）驩之可說慕窔卅（貫）之寵（寵）貴願卅（州通作周）恖（思）而毋絕內淸質以昭明光輝象夫日月心忽穆（愓）而願然壅（壅）

塞而不泄

乩仙懷古詩

同年王君履基好扶鸞之術有梅道人作秦中懷古詩云金牛多事闢蠶叢天府由來百二雄白璧一年山鬼弄青松五等大夫封賜來鶉首天原醉剖得龍肝客未工翁仲雙雙霸陵道又疑酸淚迸西風金輪仍建蓋天幢海島東青各自雙東去虬髯空馬服北歸胡騎笑羊腔恨啼謝豹三年血痛飲盧龍百日缸爲問房陵無恙在更誰鐵劵讓誅降又薊門懷古云天津橋又杜鵑啼南北分明兆氣機義士難收龍子骨孤臣空葬鳥官衣荒唐夢澤無蘭芷辛苦陽山有蕨薇慘餓火雲歌一曲

黃冠容易故鄉歸燕子飛來遜故都居庸天險扼飛狐
當時白帽勞姦兇例有青衣報賊奴不信陰符歸豎子
何妨陽九做潛夫騎驢只有先生笑默玩先天混沌圖
詩中有數語未知何指錄此俟考

作字減筆

繼輅小時好鈔書然欲其速成字輒減筆太孺人嘗怒
訶之以爲不敬聖籍稍長讀漢書至萬石傳建奏事下
讀之驚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適四不足一獲譴死矣
始知古人處心之愼太孺人不甚讀書而識與古合往
往如此恨不孝終不工書愧負慈訓閒中偶憶及之徒
增悔痛

齆

齆吳下詆人語此亦有本王充論衡別通篇鼻不知香臭曰齆人不知是非爲閉

如喪考妣三年

堯典平章百姓傳云百姓百官也疏云百姓或指天下百姓此下有黎民故知百姓卽百官又百姓如喪考妣傳云言百官感德思慕蓋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本是一句喪字亦當讀作平聲言百官爲帝堯服喪三年也若庶人則禮已殺但當時遏密八音而已考妣從乎死者之稱益知喪字不作去聲讀也

言告言歸

葛覃言告言歸歸字與桃夭于歸同義非載馳之歸也薄汚我私薄澣我衣正女子將嫁情事特公侯之女執役者衆而后妃躬親之與庶人家無以異此其所以爲賢故曰葛覃后妃之本也然則父母孰謂謂舅姑乎非也白虎通義云尊如父而非父者舅也親如母而非母者姑也是舅姑不稱父母也斯干之詩曰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貽罹歸甯之意亦猶是矣

學

吾平生服膺顏黃門語孝爲百行之首猶須學以修飾之況餘事乎嗚呼盡之矣

圍碁

晉王中郎以圍棊是坐隱支公以圍棊爲手譚橫造嘉名遂稱雅戲耽之者至忘寢食眞所謂鬼障也吾見朋儕作此往往掣亂之晝示聽應愼勿廢事失時習此惡技

蹙頞

孟子舉疾首蹙頞而相告說文頞鼻莖也朱注頞頟也桉頞爲鼻莖故可云蹙蹙頞猶言緐眉也呂覽文王嗜菖蒲菹孔子縮頞而食之蹙縮古今字卽蹙頞也說文顙頟也頟顙也是不可云蹙也

密雲

語林有人詣謝公別謝公流涕人了不悲既去左右曰

向客殊自密雲蓋嘗時里俗語戲謂不哭也顏氏家訓
述梁武帝送弟作東郡淚數行下弟竟密雲坐此被責
正用此余生平與劭文凡十數別臨岐執手悲動行路
甲戌春閏自洛入都與魏眘容別至左右藏獲皆涕泣
失聲又壬戌之秋虎阜舟次送汪小竹全德之粵西時
畫舫鱗次歌管正繁一時寂然傾聽驚爲怪事己巳九
月送姚春木椿之蜀又送周伯恬之粵東皆大哭春木
亦悲不自勝伯恬竟無淚默然而去此殆顏黃門所云
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欲絕目猶爛然者邪抑正以
彼之不及情矯余之過情邪自來合肥連與畫水丙季
海樹別皆強自制淚然益難爲懷矣

教婦初來

姊子黃昌慈將授室姊索余贈言余書楹帖貽之愉色婉容悅親有道嚴氣正性教婦初來

伐奄三年

孟子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所謂君者奄之君耶抑即紂耶文義殊不明順且誅紂亦未嘗三年也嘗以周公相武王誅紂為句伐奄三年討其君為句言誅紂之後管蔡流言商奄背叛故公伐奄三年而後討其君也 詩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管蔡商奄也

陳咸

方萬年誡子時咸睡觸屏風豈非幹蠱之子哉其後路

遺陳湯卒以譎敗往在都門與方彥聞履籛偶有評論彥聞詆之太過余曰此人亦無他恨少熱耳彥聞曰坐此一字正復何所不至唏至言也

治肝氣方

雄精二錢鬱金三錢琥珀三錢枯礬一兩二錢共爲末黃蠟一兩二錢鎔化入藥末攪勻量加米粉爲丸辰砂二錢爲衣火酒醋各半温下一錢余服之有効

蓼花賦

楊方訓字子濤兒貞壻也年未冠賦筆頗工嘗賦蓼花云淺水縈迴晴雲淡蕩荷沼香消菱溪烟漲長亭人去蘆雪方晴古渡秋深水葓齊放於時垂枝浥露遠影飛

霞臨風掩映隔岸欹斜十里五里天涯水涯憶當年游釣頻來前蹤如夢惜此地樓臺不近清讌誰家若乃莫靄橫空微飈乍起紅樹半江白雲千里低間青蒲近連香芷隱歸鷺以孤眠傷殘陽而散綺漫比斟於水仙怨方睽於楚尾則有浣衣貧女倚櫂衰翁情人初去老友重逢拂修莖兮翳綠映麗蕊兮頳紅唱罷漁歌人歸渡口敲殘霜杵月浸波中莫不對金風而感物色思零露之瀼瀼

沈孫兩烈婦

沈烈婦合肥張衡女嘉慶廿五年年十九以十一月十四日歸同縣沈莢道光元年三月初六日莢病歿張即

以是日絕粒越十三日人定時卒是月廿一日又有孫極熙妻余氏絕粒殉夫數日之中得兩烈婦具見風俗之美

玉筯

劉芙初嗣綰潁叚鼻垂玉筯五寸許釋家之言亦竟有徵可怪也公子延和以狀來乞銘具載之余猶不著錄

懲子弟逃學

太孺人言嘗見人家子弟入塾步步回顧甚者流涕被面最爲可憎然皆姑息致之也若解塾後屏果餌之賜絕撫摩之愛督令危坐稍欹側倦怠即訶之彼自以爲苦不如在塾讀書之樂矣述示兩女並令聽應誌之他

曰以語汝婦也

朱子尊鄭氏

宋胡紘論甯宗爲孝宗之服止應朞年以光宗雖病固尙在也朱子心非之而無以折後見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定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因歎若無康成此事終未有斷決而自訟學之不講其心服鄭氏如此

孫淵如詩

嘉慶四年

睿廟初親政洪編修亮吉上書三府言事孫糧儲星衍

作詩譏之有梁冀初誅海內淸朱雲何事欲捐生之句朱雲梁冀固各有所指然世相去太遠究難連屬若改作李雲則又不可云海內淸矣

生子之早

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國君十五生子方望溪氏謂漢平帝年十二王莽欲以女配故劉歆先竄此於經其識精矣然必謂十三不應生子則亦不然北齊瑯琊王儼被害時年十四而有遺腹四男陳後主妃張麗華十歲得幸卽有娠生子遲早固不齊矣

帳

北史宋世良括丁河內魏孝莊帝曰如卿所括過於本

帳隋書通事舍人趙元愷造職官辭見帳未成庶子劉榮云但爾口奏不須造帳又王世充爲上閲視江淮良家女取正庫及應入京物以媵納之所用不可勝計帳上云赦別用不顯其實今別作賬非（西魏蘇綽始定記帳戶籍之法）

顧

漢書丙吉以私錢顧胡組郭徵卿養視皇曾孫顏氏家訓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今別作僱非

隋書不避世字

隋書避太宗御名傳王世充作王充與韓擒同例然篇中序道士桓法嗣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謂

上篇言世下篇言充仍不避世字

母在爲妻杖

楊伯厚大墉以妻喪來赴自稱不杖朞時伯厚惟母在余報書以爲宜杖後以狀來乞銘仍署不杖蓋難於違俗其實非也喪服小記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卽位可也正義曰不主庶婦故庶子得杖然則父在不爲妻杖亦止嫡子宜然耳以父於適子之婦爲喪主也衆子之婦其夫皆杖卽孤子之於婦可知矣雜記疏父殁母存爲妻雖得杖而不得稽顙

項羽

聽應讀項羽本紀余問項氏何以不得天下答言弑義

帝此自是一罪然不止此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斷之以孟子之言而羽之無成可知矣讀史者輒爲之不平非也

羽非有所愛而不加刃於沛公也沛公方入關功大遽爲羽所害天下必不服羣起而畔楚矣此羽所以疑而不發也即范增亦非敢顯害沛公也其意欲給項莊擊殺之座上而旋殺莊以說於天下計亦不盡善是以玉玦三舉而羽卒嘿然不應也

范增

范增拔劒撞玉斗謂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此時懷王尙在增安得以天下屬之項氏邪然則前此冠軍帳中

之誅後此衡山江中之弑皆增謀也增之將歸言天下事大定君王自爲之正指此二事自命爲非常之功而蘇氏乃咎增不以斬宋義時引身而去情事相去遠矣

立懷王

項氏立懷王自度能終事之乎其心固以爲權宜之計矣唐王起義兵亦必立恭帝而相之然後自托於禪讓變光明爲曖昧前後一轍何哉

弑義帝

史記項羽使衡山臨江王擊殺義帝江中漢書作九江王厥後衡山九江並爲漢用既卽位首封衡山爲長沙王若以趙盾不討賊經書弑君之律例之雖爲發喪袒

而大哭亦何以自解免乎

禪學

子居謂劉念臺先生純是禪學子居研精釋藏而諱之頗深如此言非指摘儒師正陰張禪學余嘗面詰之子居笑而不答仲倫答以無論禪不禪其人已無可議然哉殆可謂躬行君子之言矣即如顏魯公好神仙家言固不當以魯公故尊道術亦豈得以道術故薄魯公邪朱陸異同之爭於是乎可息矣

足下

古人書疏某某足下不定作起公孫宏舉賢良其邑人鄒長倩遺以生芻撲滿書中云猶嗟盛歟山川阻修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下忠

貞與溫忠武書元規名峻意定懷此此於邑溫生足下柰此事何又韓延之報宋武帝書直云劉裕足下亦在斗中

溧陽公主

侯景伏誅烹屍於建業市百姓食之至於肉盡溧陽公主亦與食焉此事之變而得其正者也

史漢例

子居論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不題二騶淳于此法史家亾之久矣抱經先生云史家有因事再見之例史記淳于髡坿孟荀傳以諸子故略見至滑稽傳始詳漢書夏侯勝有傳而儒林傳中衆經師傳授之次弟亦不得獨

遺之張放既坿見湯傳而侫幸傳又載之後來不解此意遂以複見為嫌矣

畔屬不坐

張安世女孫敬為霍氏婦禹謀反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宣帝特赦敬以慰其意　國初將軍孫延齡畔坿吳逆其妻孔四貞以定南王故不誅寬大之典正復相類

字義不隨音變

抱經丈言易有三義變易不易皆音亦而易簡之易則以豉切爾疋釋詁台朕賚畀卜陽予也台朕陽為予汝之予羊如切賚畀卜為予奪之予羊汝切廣疋釋詁遂

畺畍畂畢猝終竟也遂畺畍畂爲彊境之竟居影切畢猝終爲終竟之竟居慶切皆通作一條此乃字義不隨音爲區別非假借也桉周禮春見曰朝注云欲其來之早亦仍以朝旦爲釋又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注云志古文識識記也禮哀公問子志之心也注云志讀爲識識知也是識字不分去入也說文假非眞也而引虞書假於上下是假字不分上入也又如美惡之惡好惡之惡古亦互用漢書呂后紀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是也

合肥學舍札記第三

合肥學舍札記第四

陽湖陸繼輅祁孫

識幟通用

叔孫通傳設兵張旗志蓋幟與識通而志爲識古文也後漢虞詡傳以采綖縫其裾爲幟皇甫嵩等著黃巾爲摽幟皆識字檀弓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禮運某未之逮也而有志焉皆古識字

巨

項伯語項王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巨能入乎服虔曰巨音渠猶未應得入也師古曰服說非也巨讀曰詎猶豈也桉項伯雖羽季父然方爲沛公緩頰其言不應徑直如此若云未能遽入語即和緩服說是也

頌繫

如淳曰頌者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狴牢也桉說文頌皃也從頁公聲余封切假借作寬容今有讀頌繫爲去聲者誤吳王傳他國吏來捕亡人者頌共禁不與

折衝

呂氏春秋孔子自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司城子罕乎注衝車所以衝突敵之車有道之國使欲攻己者折還其衝車於千里之外不敢來也桉衝通道也從行童聲左傳及衝是也以借爲衝突之字遂爲車名也今書作衝

種稑之種

上一字從禾重聲先種後孰之穀下一字從禾童聲樹埶也周禮內宰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稑之種今本作種稑之種正互易詩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今本作蘋濱亦互易

隃

漢書英布傳上隃謂布何苦而反趙充國傳兵難隃度隃讀曰遙按周禮禮記后夫人俱服揄狄揄揄雉名讀曰搖

晁

鼂與朝通左傳衛大夫史朝風俗通作史鼂其後爲鼂氏又作晁從日從兆日初出也漢書鼂錯傳作鼂其別見吳王傳中並作朝錯說文鼂字注乃云杜林以爲朝

且非是疑有誤又嚴助傳黽不及夕師古曰黽古𪓔字

貣

說文貣從人求物也貸施也漢書凡匄貣字並作貣若卜式傳貧者貸之王訢傳以明恩貸則皆作貸今借貸爲差忒之字而從人求物乃反作貸矣

溺字三音

溺從水弱聲而灼切溺水既西之本字也後去水爲弱而以溺爲溺休之字奴歷切又韓安國傳死灰不復然乎然即溺之溺奴弔切讀曰尿一字三音久之而本音或有不知者矣

㠯

漢書以字皆作㠯獨高紀夫人嬰兒皆以君作以蓋元本乃似君後人疑呂后不應亦似高祖故妄易之不知漢書都無以字且似君者乃言夫人嬰兒皆相之賢正與君相似非云狀皃相肖也後呂后稱制不僅從夫之賢似君之說不益驗乎史記即作似君

儒林傳㠯立先王之教注音以二字而無師古曰不知何人妄增傳中㠯字凡數十見㠯聖德遭季世㠯答禮行誼㠯文武之道成一王法俱在此句之前並不注故知非顏氏所本有而毛氏刊版時竟未削去也

玉

上兩畫微近下一畫稍遠者王字所謂一貫三也三畫

遠近均者玉字也本屬兩字無煩加點加點者朽玉也周禮九嬪贊王注不云王當作玉而云王讀爲玉自是漢儒注經之愼然學者或疑王字本有玉音矣逸論語問王篇或云寶問玉也

鉤弋夫人

漢武趙倢伃之死豈可爲訓乃後世竟有效法之者至後宮有娠輒禱天願生諸王公主不願生太子而其後卒以母壯子幼致亂班氏削不著錄但云有過譴死其識遠矣

交龍

史記高祖醉臥其上常有龍呂后云季所居上常有雲

氣所謂龍者即雲氣狀如龍也其後范增使人望霸上軍亦云氣成龍虎蓋靈徵異采在母已然故太公往視媪見蛟龍於其上蛟龍自是二物而兼言之者正見雲氣蜿蜒璀璨不可主名其狀或如蛟龍也帝王世紀黃帝征蚩尤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宋書宣太后陵有雲在松上如車蓋皆㒺繪之詞已而有身者時太公未察媪有身已而始知之非云龍交而有身也自漢書省蛟爲交遂滋異議至云高祖自知非太公子故不爲項羽所刼持何其言之鄙倍無忌也且漢書省偏旁之字甚多如碔砆直作武夫豈得云勇士不如美玉耶

夢與神遇

班氏之意祇言夢見神人耳師古引不期而會爲解已屬可笑而後來注漢書者乃轉輾援引草蟲詩箋以實高祖之非太公子吾不知媼爾時述夢於何人而遂流傳以至今日也漢太后將幸夢龍據其胸帝曰貴徵也爲汝成之昭儀夫人之夢蓋亦猶是耳

車千秋

田千秋年老上優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爲車丞相而孟堅直云車千秋已非體下復云本姓田氏似已改姓車氏者然尤謬杜欽創爲小冠當時號小冠杜子夏孟堅亦將曰冠欽本姓杜氏邪何以異於是

漢書衍文脫字

高紀上問所以得天下高起王陵對曰高起二字疑衍

昌邑傳陛下之詩不云乎之字疑衍司馬相如傳相如病甚可往恐取其書若後之矣後字下疑脫失字高起注高官者先起而對陛下之詩注陛下所受之詩若後之矣注若今去已在他人後俱未安善

保辜

保辜師古曰各隨其輕重令毆者以日數保之限內致死則坐重辜也公羊傳注鄭伯髡原為大夫所傷辜內當以弒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不曰保內保外而曰辜內辜外則顏氏坐重辜之解非矣蓋辜與估通計若干日當愈使自保之不及期而死則抵罪也

辜榷次傳

陳咸傳發其姦臧沒入辜榷臧物辜榷卽今估計也准南傳載以輜車令縣次傳次傳卽今遞解也

删詩

聖人存詩旣云善者可以感發善心惡者可以懲創逸志則安所得不善不惡之詩爲聖人所不錄者乎旣而思之蓋古人亦自有玩物適情流連光景之作夫子以其無關風化姑分別置之七十子之徒不甚愛護久而散失遂不傳於世若舉而焚棄之當亦聖人所不忍也有以近來詩集太多而欲爲秦相李斯者戲爲此說答之

漢書多古文

周禮保氏正義形聲之字左右上下內外凡六等苟知

其意偏旁可去漢書多古文如值爲直歌爲哥佚爲失傑爲桀胥爲要綱爲罔供爲共屢爲婁渡爲度伺爲司俸爲奉藏爲臧懈爲解擁爲雍崛爲屈傳爲專臆爲意胸爲匈肢爲支仰爲卬不可悉數然亦有加偏旁者如專爲剸厭爲饜支爲枝朋爲倗單爲殫之類是也

別字

問名則知其字問字則知其名名與字皆一而已至趙宋而老泉半山始紛紛矣然漢人亦間有之虞詡祖父經治獄平怨自言子孫何必不爲九卿故字詡曰升卿而水經注引虞詡碑諱詡字定安章懷太子以爲詡之別字

適莫

江南鄉試題君子之於天下也一節余語諸生此君子正是夫子自道無適無莫無可無不可也義之與比從心所欲不踰矩也蓋聖人格物致知造乎其極天地合德日月合明故能不求比於義而義自與比也若大賢以下正宜有所必爲有所必不爲立義爲鵠而以全力赴之如之何其無適無莫也時文家不知適莫爲求仁從義之要動輒說壞非經意矣

李大遜

或言李充妻勸充與兄弟分異充何難訓誡之乃紿令具酒呼鄉里竟爾斥遂矯激之行不如繆彤遠矣予應

之曰公言誠當然立論之不可偏者防其流弊也世俗私妻子薄兄弟久矣雖日以大遜之事相誦說猶患不能矯枉而君乃慮其大激乎客去因記所言以示聰慮

漢文帝

論史者多以孝文之賢不能興三代之治為惜吾意不然觀其即位之初論功行賞之不公固知與三王奉天之道有天下而不與者異矣其後請立太子而欲傳賢何其言之不誠也

漢公主

漢公主氣節掃地丁外人奉詔及大將軍令明侍鄂邑不絕其驩武帝親呼董偃為主人翁館陶死遂與合葬

尤可怪也烏孫國王昆莫尙江都王女細君昆莫年老猶未死即使其孫岑陬尙之主不聽上書言狀有詔從其國俗岑陬竟妻細君生一女其後楚王女解憂三爲烏孫夫人生四男兩女失節之咎上實使之於女子又何尤焉

魯元

魯元公主韋昭曰謚也師古曰呂后語高帝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謀當時已謂之元不得爲謚韋說失之此殊不然漢書家令說太公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史記作高祖又張敖謂貫高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秋豪皆高祖力史公於此等錯誤不甚措意顏氏將云當時已謂

之高不得爲謚邪呂后紀明言謚爲曾元夫人

酒讎數倍

高祖每酤句留飲句酒讎數倍言高祖每往酤負媼更留飲而兩家之酒讎輒數倍於他日以爲高祖來飲之祥故歲竟折券棄責不復索償也震川歸氏點定本高祖每酤留飲酒七字斷句讎數倍三字句則似高祖倍讎此兩家與下折券情事不合

左司馬得

漢書高紀泗州守壯兵敗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之師古曰得司馬名史記泗州守壯兵敗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泗州守壯殺之泗州守壯四字何煩複遝必是

衍文不得據爲得非人名之證

第

第但也語緩爲但語急爲第丙吉傳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地第音相近遂以當之非有文誼假借也

掐

國語公父文伯死其母戒其妾曰無瘠色無洵涕無掐膺韋注掐叩也土刀切今填詞家所習用韻府收入十七洽者乃掐字（說文無此字）誤從臽而豪韻反無掐字

嚄唶

史記晉鄙嚄唶宿將說文諎大聲也讀若笮（壯革）或從

口聲類云噭大笑喈大呼盡信陵恐晉鄙合符而心疑之叱咤不肯授兵觀其舉手曰何哉宿將意氣正爾如見

甯馨

宋書前廢帝紀太后怒語左右將刀來破我腹安得生如此甯馨兒甯馨卽如此蓋誤用山濤語

字義不可解

字義有不可解者嘗閱段大令玉裁說笑字必應從竹犬叩其故卽亦自言不能解但玉篇廣韻干祿字書爲可據耳後與錢獻之州倅坫同客丹徒偶以詰之州倅不謂然云應從艸夭風吹艸夭屈如人之笑此乃小變

李陽冰竹受風吹之說非確詁也說文來字注引詩詒我來麰言天所來也故以爲行來之來然則夏殷之世曾無來字邪姑記於此俟更質之識字者如禹离皆蟲也不云夏商王名者非由二王始製此字也至伊爲伊尹偓爲偓佺俾爲人姓仮爲人名則似已前本無此字矣

類記獻之語

獻之語㝵婁字爲毋中女摟其處子卽此字加手旁者俗也又云說文無庵字今依三公山碑作菴吾意當作闇楼說文婁空也又借爲數漢書婁字都不加尸闈閉門也又俗爲䭊錢說未知何據類識之

漢書攷第

漢書以外戚元后王莽三傳連屬義例最精南史劉之

避傳梁鄱陽王範得漢書眞本外戚傳在帝紀之次疑轉非班氏之舊

哉生

尹詩用哉生字或詰之案生魄將生霸邪按月朏爲哉生魄望爲旁生魄旁大也全月皆明也望後一日爲既旁生魄晦爲死魄朔爲既死魄二日爲旁死魄魄者月質也故可云全死明則生矣不得復言生此僞尚書之陋也

荀劉

荀彧之事魏武劉穆之之事宋高雖爲知己者用然皆乃心帝室未嘗贊成逆節故曹公將受殊錫而文若違

言太尉將進宋公而道和遠及二人所事固漢晉之相臣非魏宋之新主也差應有辨

王季改葬不可信

戰國策王季葬於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椑喪大記君葬四綍二碑大夫葬二綍二碑蓋岐周之制士厚壙深其葬僅不及泉非樹碑繞紼轆轤下棺無以從事縱使墓為水齧安得見其前和此策士悟主借專造端辭非劉向亦往往如此不得援為實事也

其言似不足者

論語過位節其言似不足者與周禮朝士錯立族談之禁不合劭文以為聘禮則使臣有寡君命臣於庭二三

子皆在之劉其說是也而黃小仲以攝齊爲疑不知攝齊非摳衣也摳衣乃卽席就坐之儀若升堂見君焉得無褰裳安得摳衣以登乎詩旣醉朋友攸攝正義攝者收斂之言登階之時齊易發揚故宜加意收斂之戰國策攝衽抱几觀攝衽可以抱几卽知攝齊之無妨於執圭矣

陽唐逼耕青之誤

陳伯游方海儷文工雅亞於彥聞頃示所箸幕賓賦甚佳惟以刑字入陽唐爲不合蓋鄭氏庠以東冬江陽庚青蒸併爲一部而伯游仍其誤也然此誤相沿已久傅毅舞賦以容不虛生韻在水湯湯魏武帝蒿里行以千

里無雞鳴韻萬姓以死亾東漢人已有混而同之者

齋日三舉

王齋日三舉不食餕餘也鄭注引論語齋必變食爲釋至當不可易若如潛溪鄧氏明齋王氏改三舉爲不舉則下文但當云大喪不舉大荒不舉何煩歷加一則字邪朱子注論語以不飲酒不茹葷當變食亦未嘗言不舉也

姓

氏非姓也如魯鄭姬姓而三桓七穆則皆氏也太史公承秦項喪亂之餘氏族之學已紊遂率書曰姓某氏特不知鄭氏禮記注何以亦云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

豈沿史記之誤邪

門生

今世弟子於師自稱門生非也門生者弟子之弟子故後漢書賈逵傳顯宗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又鄭元傳諸門生相與譔所答弟子問爲鄭志而泰山都尉孔伷碑旣有弟子復有門生故知論語門人不敬使門人爲臣仲子之弟子也門人欲厚葬顔子之弟子也何謂一貫曾子之弟子也治任將歸端木子之弟子也皆對夫子而言之也至問交於子張則子夏弟子之弟子何不可者而或據此爲門人卽弟子之證過矣

文王稱王

書無逸文王受命惟中身受命者受天命稱王也故詩文王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箋云受天命王天下史記西伯受命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同里賈子霄厲堅執以爲皆不可信按中庸言追王太王王季而反不及文王是文王已稱王不待周公追王否則必云周公承武王之德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矣

樊子學稼

樊子請學稼憤不見用而諷夫子以隱也夫子若不喻其意者然故又請學圃夫子心感其言一則曰不如老農再則曰不如老圃誠不如彼其人可以置天下於不

問而自樂以終老也樊子未達而出不可不正告以治天下之道但得所藉手亦甚易易小人云者正爲樊子一破其胸中之塊磊而非以稼爲不當學也

固天縱之

昔人謂固天縱之斷句將聖而又多能也此說甚佳吾意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以禮字屬下句亦令讀者灑然至孟子齊饑章卒爲善士則之皆三字斷句而以野字屬下似未安善

紀泰山銘

高初亭太守澤履以所搨唐開元十四年泰山磨崖銘見貽分書大徑四寸其文與舊唐書禮儀志不合者二

十餘字如宰相庶尹石本作宰衡震疊九寓石本作震疊辭義相近或後來史臣所更定惟銘辭追序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功德故云緬余小子重基五聖唐志獨遺睿宗而以恭已南面氤氳化淳屬之中宗則無是理矣石刻中宗紹運舊邦維新下有睿宗纖明天下歸仁八字乃知文義本完備而志特遺之不應如是之疎殆錢版時譌脫邪

申論爲人後者爲本生之稱

余嘗論爲人後者於本生不應改稱伯叔父是說也近似歐陽文忠吾友薛畫水見而非之非之誠是也然鄙見固有不盡如文忠者文忠之意特以禮經有爲其父

母之文以爲明明稱父稱母未嘗因降服而竝易其稱此曲說也司馬文正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此因服立文舍父母則無以爲稱非謂其得稱父母也固已簡而明矣而趙瞻爭之尤力瞻之言曰義無兩父服無二斬乃敢裂一字之稱以亂大法夫禮有出母去婦之文出不爲母去已非婦辭窮直書豈足援據　本朝顧亭林氏亦云謂所生爲其父母者本其初而名之非有兩父母也未爲人後之時以生我者爲父母已爲人後之後以命我者爲父母蓋帝王授受之重固應統於一尊卽士庶之家亦以大宗爲重諸說誠無以易若宗法既紊凡無子者皆得立後（如先兄之於叔父應之於輝是皆非爲大宗後也）則爲後

之塗既廣卽本生之殺不應太嚴且古人於世父叔父往往竟稱爲父班固蔡邕文皆可證王莽傳[illegible]四父而輔政是孟堅稱叔姪爲父子也乃以本生故反斤斤於此一字而必以伯叔冠之心所不安今加本生字於父母之上與父母不患無別又何嫌乎嘗見鄉里之爲人後者有直稱本生父母爲父母而於所後之父母反創爲嗣父嗣母之稱則大謬矣鄙見如此他日更以質之宛鄰仲倫申耆道久卿山申受諸君未識以爲然否

石晉出帝稱本生爲皇伯父

晉高祖之崩五子巳皆前死而重睿方幼諸大臣因立重貴子姪之閒親疏有幾而國賴長君況重貴之爲高

祖子非一日矣固高祖之命也歐公違禮廢命之譏已非晉大臣所任受至出帝稱敬儒爲皇伯父統於一尊昭然大義而以爲滅絕天性是於禮經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之文始終未喻其指也亦可云固執矣

天行䞓

余自小時讀易卽疑聖人釋象皆著卦名不應於乾卦首亂其例變乾爲健乾健同音得毋古字通用邪後讀武大令億經讀考異云乾古字作䞓見古今韻會傳易者因轉寫作健蓄疑數十年忽得左證爲之快絕又今讀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各四字爲句於例亦不盡一九家易天下雷行陽氣普徧無物不與是以天下雷行物

與斷句而卦名仍另讀也

誅字在矦韻

顧亭林答李子德書晉書也明夷誅也古人讀晝爲注正與誅爲韻而引張平子西京賦爲證愚意孫奕改誅爲昧固謬亭林讀晝爲注亦非說文咮喙也陟救切亦通作咮曹風惟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咮字從口朱聲凡朱聲字皆屬矦部顧氏不求朱字之音以從晝字而改晝字之音以從誅字誤矣至西京賦徼道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屯巡夜警晝附字符口切正厚部中字也

辨顧亭林語

顧亭林與人書君詩之病在於有杜君文之病在於有韓有此二子於胸中終身不能登峯造極斯言過矣學杜學韓趨向不可謂不正若薄其有所依傍則孟子何以言師文王何以言學孔子士生古人之後而不學古人輒自命爲別開生面正今日學者通病豈復可以先生之言益壯其自用之氣邪即以先生之文論之亦自謂達盡意而究不得與於作者之林者徒以不學韓歐也先生持論平正獨此條不敢坿和特辨之以示子弟

吾與點也

此章與顏淵季路侍章不同夫子明以如或知爾爲問故三子各言經世之志曾點平居本無不吾知之歎所

謂異乎三子之撰也夫子忽忘其發問之本意獨深許之以爲有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則子路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亦何嘗非物我無閒胃次盡聖人雖志在天下而一聞春風沂水之樂不覺喟然動歸隱之思吾與點也云者言吾安得功成治定而與點共此樂也集注過於求深似與當時語意不合

非其鬼而祭

祭非其鬼與見義不爲何以連類而及蓋爲季氏冉子言之也旅泰山祭非其鬼也弗能救見義不爲也曰謟曰無勇蓋猶薄責之云爾

尹胄碑

尹宙碑額從銘二字篆法絕佳疑本從事尹君碑銘六字而中四字漫漶拓碑者遂遺之也銘辭位不福德壽不隨仁福壽讀若副然應從衣不應從示西京賦有此福字仰福帝居陽曜陰藏今本作福非

易象何以爲周禮

鮚埼亭集有董秉純者問於全謝山易象何以爲周禮善哉問乎而謝山不能答也吾聞張氏之言曰記曰禮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其降曰命韓宣子見易象曰周禮在魯矣是故易者禮象也是說也諸儒不能言惟鄭氏言之又曰往嘗疑鄭君箋詩以昏期盡仲夏已前於經無所徵驗及就歸妹之注

考之六五爻辰在卯二月中辭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九四爻辰在午五月中辭曰歸妹愆期然後知箋義蓋出於此又嘗以雷震百里以象諸侯周官制則不合及讀晉康侯之注諸侯有三接之功錫以乘馬而廣之然後知易有三代之制其他如此者甚衆惜乎唐之師儒未有見及此者遂使禮家微言泯沒而不傳也以此答董君乃不負此一問

漢諺

陔餘叢考集漢人諺語問字不休賈長頭說經鏗鏗楊子行之類凡數十條余引曹全碑爲補一條重親致歡曹景完

名士

陔餘叢考言名士之稱始於月令徵引張耳陳餘以下數十人然漢書王莽傳載崇金涉貧閻陽益陳湯皆當世名士咸爲莽言此五人又在种暠荀攸太史慈等之前

混號

陔餘叢考引呂氏春秋夏桀號移大犧此爲混號之始於是自漢至明徵引至四千餘言可云好事矣然猶有遺者釣弋倢伃號拳夫人田千秋號車丞相杜欽號小冠杜子夏東昏侯呼羊闞爲禿鶖童貫當國當時稱爲媼相皆混號至井底蛙冢中枯骨借面弔喪監廚請客

則不可謂之混號矣

古文辭類纂

向聞姚姬傳先生有古文辭類纂一書頃康蘭皋中丞始爲刊版行世所列前明及　本朝作者止歸方劉三家唐襄文廣右戰功序爲明一代奇作而桐城宗伯論最工皆不錄震川壽序錄至四首恨先生已亾不獲面質也

僅

姚謂僅字以多爲義而引晉書劉頌傳三代延祚久長遠者僅將千載趙王倫傳所殺害僅十萬人爲證非也公羊傳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休注在月之幾盡故

曰劣及是月此僅之本義也僅將千載者言享國久長靳之猶將千載乃反言以見其多與江文通別賦暫游萬里少別千年句法相近又韓文初守睢陽士卒僅萬人柳文賢人才士被謗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蓋僅與靳通亦借作近也

武侯出師表

文選但題出師表俗本妄加前字姚仍之非是

老蘇送石昌言引

建大旆從騎數百見時見昌言安知其如此姚云此明允冒矜陋處昌黎必不然按文中固云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是大旆云云者乃文辭開闔頓折

應如此非有所羨也安得遽以爲陋

廉山詩

萬廉山初至吳門才氣甚盛嘗有詩贈李安之學璜云江南百戰無堅壁行內伯言眞勍敵猘兒僚壻有周郎顧曲無心坐愁寂周郎者周少邁伯言以況余而猘兒則自謂也余見之戲以詩答有君毋知進不知退勸君南轅且返旆如僕碌碌何止數百輩强宗大族傾國來相讐恐君不免南冠囚云云君爲大笑不相見久不知意緒近何如也

合肥學舍札記第五

陽湖陸繼輅祁孫

都門餞別詩

先君子以乾隆五年三月出爲福建連城令都門師友餞行之作繼輅所及見者庾山首倡餘皆次韻惟蔆溪丈別操長歌並錄於左都二十九首

常熟蔣文恪公溥

出宰新羅邑花明淑氣妍海疆思德政鳧舄儼神仙山隱金銀氣（縣西南西寶山有白光發林麓間或以爲金銀氣）心如冰鑑懸民謡歌麥秀報最有人傳　毎喜論文久何堪此一行春風者隄柳灑淚把瑤觥去我七千里送君三兩程數行煩

驛使好慰別離情

同里劉文定公綸

謙罷大羅天鶯花憶最妍一麾來作宰雙舄去如仙望以登韓重情因借冠懸君家鬱林石清節至今傳　笑指無諸國長歌于蔿行谿供呼扳舵蕉荔勸持觥到縣看山色編詩紀驛程艸堂懷夾際相送不勝情

番禺莊相國有恭

帝里春光好旗亭栩邑妍一官初作令雙舄已成仙金櫃千峯聳櫃邑有金櫃山琴堂一鏡懸清風應載道處處頌聲傳　赴闕成名早還鄉衣錦行板輿迎鶴髮花縣捧金觥拔薤無妨捷搏風莫計程臨岐一相送翹首有餘情

同里程文恭公景伊

入洛聲名賢之官節物妍文章推積玉衣鉢豔登仙絲服青春麗輕帆細雨懸彭錢看捧檄勝事里閭傳　閩海仙靈窟雙鳧冉冉行郵亭榕葉路官閣荔支餅力展書生志甯隨俗宦程清時堪樹立判袂不勝情

新建裘文達公曰修

離筵當二月芳意十分妍赤縣思賢宰烏紗是散仙春風雙騎遠海日一帆懸載石君家事遺徽今尚傳　好去莫辭遠前旌搖漾行壯心誇捧檄別意記浮觥風物諳遺俗鶯花慰客程故鄉經過地爲我寄鄉情

同里蔣侍御和甯

栽花臨海上次第趁春妍繡虎才人少飛鳧令尹仙灘聲當郭合峯勢入樓懸如此奇山水都須惠政傳　驂綠兒爭逐攀條客送行三間辭老屋一石醉離觴白袷杏花店紅纏芳草程長途頻入夢亭重故人情　祇覺爲官易眞輸文筆妍千花人上第一水客登仙宦輿爭春發鄉心帶月懸還城舊聲價仍借縣名傳　作宦先歸里殊恩在此行聽殘青社鼓酌彼紫霞觴畫舸攜家具牙籤報水程沿汀吹花蛤清絕長官情

沈君瀾

買車聞嶠路花柳及春妍卻過鳴珂里還攜上樹仙[illegible]

道旋里挈眷同行山城孤鶴唳海角一星懸采得風謡好從敎
雁戸傳　璅院連年擢仙鳧此日行花封新到邑酒泛
舊時觥旅橐裝詩帙郵籤數驛程風懷知不淺天末迴
合情

周君景柱

舊聞東冶地勝賞得幽妍海水通三島江峯入九仙榕
陰冰簟冷荔實火珠懸忽露雲中石晉安有石隱雲霧間官情乃見也
清名萬口傳　才子之官去春風得意行綠篁迎卷旆
紅酒佐飛觥閩地多釀紅酒筍馥臨山驛杉船數水程還將士
龍賦一寫宦游情

溧陽陳君大睔

迢遞文溪邑花封春正妍五車欽積學雙舄羨飛仙別緒垂楊繞離情落月懸遥知駐馬處清蹟喜相傳　更羨揚鞭去還從桑梓行承歡戲綵服話舊泛金觥錦製三秋候書回萬里程江東與冀北天畔總關情

無錫秦丈勇均

捧檄辭帷去春城景物妍瑶林騰鳳彩霞績卜鳧仙壼裏冰常潔庭前鏡朗懸三年勤報最謳頌聽遥傳　放鶴亭前路曾同千里行辛亥歲同館於彭城張氏常與君游雲龍山放鶴亭雄詞驚奪幟豪興托傳觥星月懷三匝雲霄共一程報君期努力蘭譜舄勝情

南昌涂丈逢震

閩嶠之官去嵐光早莫妍雲霞生海氣巖壑隱神仙丹荔風枝綴紅蕉露葉懸使君吟興好解舍句頻傳　祖席當三月相看叱馭行栽花知滿縣折柳勸飛觥白雪開吟卷青山數驛程中年惜離別惆悵不勝情

南城魏君允迪

我愛連城陸風流別樣妍須知墨綬吏不減玉堂仙君以未得庶常故授即用慮難勝任海國珍奇聚江山圖畫懸謝公樓上望應有句堪傳　匝月知交好送君今遠行微痾惟勸藥時君小病初愈惜別不持觥邊雁催鄉思荒雞促早程數行郊外柳牽拂若爲情

程君巖

驛路鳴騶去春花到處妍琴聲調古治舃影度飛仙氣誼平生在心旌此日懸海邦歌父母早晚玉京傳治世須經術君今及壯行新詩籠短袖别緒付深觥雨露霑濡日鶯花次第程春明門外路楊柳不勝情

同里蔣編修麟昌

長安有籠復有笯禽耶魚耶拘盈千一客避囂掩雙戸不雪亦作袁安眠眠來布被當頭擁誰解東陽赤輪湧驀聞冬冬敂門聲驚起遊魂神洶洶披衣立向疎櫺看有奴手執烏絲紈前言主是連城尹三月八日將之官總總致辭猶未畢復有寸緘手中出緘云速作飛磔行索君一詩壯行色補山補山我何言椿堂舊夢其無誕

爾時乾坤若斗室蹻足便觸千重藩生不逢蘇門落落
步兵侶又不耐邨師涼涼與踽踽惟我為君作楚歌惟
君為我作吳舞歌歌舞舞莞爾間有時相對增愁顏大
珠小珠眼底落羊裘萬點霜楓斑蒼茫意氣孰相似長
鯨未沾一勺水天池烟霧罨埜來涸轍之鮒躍然矣凌
空躍過石塍嶼會向滄波浴鱗去掉尾掃取八閩雲洒
作千邨萬邨雨迴思兩載相周旋雅知君力堪承宣翮
翮墨綏出京邑鳴琴何必輸先賢況復連城東北之劇
地保障百里重儒吏簿書雖屈士元才盤根可礪虞詡
器勸君暫歛彭澤腰勗君小試武城刀百壺荔酒清且
馥盟鷗閣外春風高行行莫瀉別腸淚彼間望君如望

歲經營一夢尾君行君其東爾馬首南爾旆此詩與先生集中稍有不同蓋後來所改定此依手書本錄入

孟塗佳句

桐城劉開孟塗姬傳先生古文弟子也然其文不盡守師法故余尤愛其儷體嘗跋其後云拾其片語皆焦氏之奧詞檢取數聯成連珠之妙製而作者才思噴湧用之如泥沙非盧譽也其詩長篇尤勝茲錄其律句數聯以爲吉光片羽之玩傷逝云夢中不識重逢樂覺後翻嫌一見多楚中雜感云地開豪傑爭雄局人得江天最早秋粵中雜詠云山窮不覺南天盡地僻能令上客來歡娛社稷偏良夜歌舞江山換主人全邊地險分三路

一日天光并四時龍戲日珠紅照夜鯨翻海氣綠侵樓
潮來曉霧都成瘴日暖秋光不受雲贈僧云乾坤有我
愁難遣仙佛無家道易成有感云眼前奇士誰爭命事
後庸流善論人秖星渚云人與暮雲同路出詩和春恨
一時刪寄家書云有書難寫方成恨生子能游便不才
渡黃河云星日氣皆隨水變泥沙源豈自天來齊都懷
古云仲父何功由鮑叔昌黎失意感田橫燕臺懷古云
沙塵欲變三春色冰炭同經六月秋雜感云國士難成
因負氣佳人遲嫁敢傷春奇興夜生思畫馬高原風起
驟呼鷹黃菊飽餐留句遍滄江歸臥避名難客感云萬
里我猶嫌路短四時天易變秋來

又錄孟涂文

今使植孤介之操抱肥遁之德紼袍華於朱黻莘莢豔於丹楹可以謂之高蹈而幹時之量弗聞焉馳精八極勞眺三辰託回飈以遠游指弱海而言邁可以謂之逸軌而垂範之美無取焉至於藻厲名行履蹈法度生雖晚近而兼周疋之才居遠瀟湘而多楚騷之怨則我陸君祁孫即其人矣祁孫淵才亮茂疋度宏毅清裁有標世之稱素業負絕羣之譽羈貫之年克荷先軌名父之子敦尚家風而且含貴守信本自性成篤學好古捷由天授揚藻於時彥藏華於當春固宜神龍嘘雲憑尺木而致雨樓鴻得路借勁風以凌虛匡贊清時宣昭懿德

而乃局志一官秉鐸百里是猶鸞鳳競粒於庭塲龍麟雜廁於犓豢也開交君十載縱吻千秋朗月照人不自覺其暱近惠風披坐猶時習其淸芬離思易長良會苦短惟期敷陳德教雅好人流無秉心矯迹之奇有揚光發輝之望庶幾奬我善類宏彼士林抑下扶高排方入直足以陶冶薄俗鎭靜頹風使車笠之盟長溫陰雨之刺不作今之交道難言矣風誼彫喪黨習糾縈軒已而輕人是同而非異互爲腹背別有肺腸荊棘其中而蘭蕙其外金石其始而冰炭其終如君亮直淸方純篤閑足以云求友舍斯誰歸所惜羊仲多貧長卿善病園花作樹妻守藥爐刺鳳爲旛女求神艾是蓋由絲竹之感

損謝傳於中年芳草之情牽王孫於遠道離愁伐性風景攻懷箏蒲栁之早衰有雲鶴之淸瘦固儁才之爲累亦多情之所致也閒近年以來奔命風塵效役書史夜對月而無興晝御酒而寡歡嵇中散疎懶不堪張君嗣疲倦欲死惟烟墨猶緣文章痼疾則結習所不能暫釋者耳固承惠愛輒頌光儀累辭無文書以爲贈

江南

蕩而無節東門宛邱之指也

烏生八九子

烏生子至八九之多而皆闕絕父母生死不能相聞何情事之慘酷也白鹿以下極言無辜遇害之多若云彼

勛要侍從之臣山林飛遯之士猶不得免矧我小民又安足道末乃歸之時數以紓其無可柰何之痛喻意深切著明爲此詩者其當莽卓之時乎

陌上桑

此賢者不從游說之辭日出二語喻所處光大青絲六語喻志行修潔行者以下見衆望之歸羅敷自有夫大義凜然亦既言盡於此東方以下復以諷諸作結直令使君爽然自失周公瑾所云內結骨肉之恩外托君臣之義雖蘇秦張儀不能動其喙末者也

相逢行

此刺權要之辭君家誠易知有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意

易知復難忽有千夫所指無病而死意

豔歌行

此爲不能固窮而貶節者諷也水清石見意亦無他然
君子不處嫌疑閒雖復石見纍纍終不如歸也

古歌

秋風蕭蕭此何時乎出亦愁入亦愁蹙蹙靡騁也座中
之人誰不當懷憂而獨使我白頭也

豔歌

青龍銜席白虎持壺姮娥垂璫織女奉裾皆必無之事
也如此乃能爲樂則其悲思復何以自遣邪

古詩

顏色類相似相其表也手爪不相如言其用也華實既殊遲速亦異而愛憎取舍一切反之末世錄才大都如此

三章朋友有故而去不能强留贈子以自愛誼也新心有所歡慰之也何時復來還傷其不復來也

短歌行

此魏武言志之作也對酒當歌四語有妥竊帝號聊以自娛意但爲君故沈吟至今謂吳蜀二主也我有嘉賓清議可畏也心念舊恩民未忘漢也山高水深自言積厚流長吾子孫必有成吾之業者吾自效法周公以求諒於後世較之劉裕蕭道成以垂莫之年行弒逆之事

其志固已遠矣

羽林郎

不言霍家而言霍家奴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故託之下執事也然奴之橫恣無忌如此卽其主愈可知矣

阮公詠懷

四章天馬出西北喻司馬氏也春秋非有託四時更代魏祚將移不能長保矣露被臯蘭霜霑野草卽銅駝荊棘之意六章審所自處七章仍以成功之去比運祚之移而於萬萬必然之中冀其或不然也八章隤日回風喩魏恩未泯彼磬折於權臣者甯念故君之顛頼哉我固甘隨燕雀不欲高飛所恐從逆諸臣一旦鳥盡弓藏

亦未必以功名終耳中路安歸所以深警之也十一章傷魏主荒淫不能自振致有黃雀之哀而不能救十二章申明中路安歸之意言彼依附司馬氏者亦一時之榮寵而已非果有丹青之誓也爲人成何等事而望其不相負邪十三章因上章而益開悟之言李公叛扶蘇而附二世蘇子狹三河而去衰周卒皆不得其死則何如求仁得仁之爲無所怨乎八章言甯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二十章言一飛沖青天豈與鶉鷃游喻富貴則賈充輩固儼然黃鵠也喻志節則皆鶉鷃耳揮袂無長劒幾乎握拳透爪矣急以比體自晦其指危行言遜所以不罹叔夜之禍也二十二章仙者四五人蓋以況竹

林諸賢五十一章林中有奇鳥悼叔夜也

郭泰機答傅咸

傅咸集河南郭泰機不知余無能爲益以詩見激切可施用之才而況沈淪不能自拔於世余雖心知之而末如之何此屈非文辭可了故直戲以答其詩云觀此則郭詩乃贈傅非答傅也

劉琨扶風歌

此蓋奔薊時作

文通雜體

江醴陵雜體詩雖云擬古究其微旨亦述懷之作也所作時日不可復知據自序傳往往可推

首篇與末篇自爲首尾皆騷人之指所謂深沈有遠識
慕司馬長卿梁伯鸞之徒者也
淹爲南徐州新安王從事建平王景素聞風而悅接以
布衣之禮賓待累年雅以文章見遇李都尉從軍以下
六篇似指此
陳思王贈友一篇似傷袁叔明之辭
宋末多阻宗室有憂生之難王欲羽檄徵天下兵以求
一旦之幸淹嘗從容曉諫言人事之成敗又賦詩十五
首以諷言志詠懷二篇似指此
王遂不悟遽怒而黜之爲建安吳興令張司空離情以
下五篇似指此

潛黃門不擬其河陽懷縣而擬述哀所以著遷斥之悲觀起結四語可見

擬鄴宮意更顯陸平原不言儲后也

在邑三年建平王敗復還京師值世道已昏守志閒居不交當軸之士傷亂以下九篇似指此

傷亂感交皆傷建平之辭

俄皇帝始有大功於四海聞而訪召之爲尙書駕部郎驃騎竟陵公參軍事及讓齊王九錫備物凡諸文表皆淹所爲頗特進侍宴以下四篇似指此

幸及風雲響靑春滿江皋頌齊高祖之辭

北渚有帝子蕩漾不可期似有故主之思

袁太尉從駕一篇紀受禪也

受禪後又爲驃騎豫章王記室參軍鎮東武謝光祿郊游一篇似指此

鮑參軍戎行一篇自傷失意有壯激之志

庾子山楊柳歌

別有長條踠地垂指湘東也河水衝激喻侯景鳳凰兒喻簡文東南小枝指元帝即位定是懷王作計誤無事翻復用張儀乃推原禍本追咎武帝之納侯景武昌以下言陳移梁祚江南以下至此皆仕時與宛鄰先生論詩之語而宛鄰所說爲多

玉溪詩

韓碑　憤河朔三鎮之不庭而朝廷之不復能用武也作

者於平淮西之文傾倒猶如此況其人乎一則曰帝得
聖相再則曰聖皇及相撫今思昔之意深矣
富平少矦　止弃競也主人晏眠當關不報豈知門外
諸公森然與槐栁並列哉
陳後宮　刺敬宗也即位二月即幸中和殿擊毬自此
觀競渡浴湯泉諒闇之中讌游無度篇中曰侵夜日迎
冬汲汲顧影惟恐失時卒致滅燭之禍從臣皆半醉天
子正無愁危辭也先幾之慮深矣
隋師東　刺王康史李諸將也時烏重胤已先卒諸將
討李同捷王庭湊久無功每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賞
故篇中引王濬誤報得孫歆頭爲比

有感　憫李訓舒元輿鄭注王涯之死也訓注等誠非端士然甘露之變帝實與謀事同殉國而當時之論旣以守澄之誅爲負心益以訓等之死爲自取作者心寃之而不敢爲之一慟近聞開壽讌不廢用咸英深痛文宗受制家奴隱忍而不能自振也

重有感　勸王茂元誅仇士良也前詩云古有清君側今非乏老成已微露其指故此篇題曰重有感也大和九年十月以前廣州節度王茂元爲涇原節度使所云得上游也劉從諫三上表請王涯等罪名所云表來關右也甘露變起茂元及蕭宏各勒兵備非常所云軍次石頭也蛟龍失水天子無權而藩鎭觀望不前孰爲高

秋鷹隼快意於一擊者乎作者於茂元感之也深故責之者備晝號夜哭憤徹幽明更無疑義也

和友人戲贈　合下題後一篇皆文人感遇之辭仙人掌冷玉女窗虛月裏依稀峽中尋覓極寫愛而不見之情而托之於神仙荒誕之說者也

送從翁從東川宏農尚書幕　觀此詩而作者志節略可見矣耳食者猶以蕩子目之題錦瑟則以爲青衣之名賦碧城則疑作瑤光之壻然則捐予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彼爭光日月者又何說邪

詠史　痛文宗也文宗恭儉之主鬱鬱以終是成由勤儉破由奢之理亦有時而不驗也太子慢游是好旋復

梟薨元德弗嗣蒼梧之慟所爲終古也

潭州　悲文宗也湘淚淺深指賢妃賜死楚歌重疊況放逐諸臣

破鏡　喻君子小人相爲消長也

茂陵　此詩蓋作於大中改元之前武宗英斷澤潞克平首頌武功故以茂陵爲比光王正位量移牛僧孺衡州崔珙安州皆長史李宗閔郴州司馬楊嗣復江州李珏郴州皆刺史是武宗貶逐諸臣行將歸國而文宗不及知也茂陵松栢雨蕭蕭其悲思深矣

華獄下題西王母廟　悼武宗也憲穆文武俱以金丹致禍而此篇知爲悼武宗者名姬夜隕兼悲王才人之

殉也

淚　湘江峴首楚帳漢關皆千古灑淚之地而今日灞橋離緒殆不啻過之詩意似不過如此

錦瑟　一絃一柱祇是百年易盡之意感遇悼亾無所不可

贈歌伎　無賴獨絕然天下固有知己而不感恩者獨此伎也耶

藥轉　蓋有河魚之疾服藥後解而得愈厠上漫作一首解者紛紛令人噴飯

河陽詩　義山以詩才豔異托興纏綿負輕薄之名蓋已久矣偶於傷逝詩中一自表白巴西夜市紅守宮後

房駱臂斑斑紅卽國人盡保展會酒肆無疑阮籍意

樂游原　憂季世也唐人詩義山最得三百篇遺意秋

夜爲諸生粗發其端以此求之于漢魏詩思過半矣

竆袴

周禮以嬪御屬天官故晉平以近女致疾而醫和責趙

武不能與漢昭帝體不安醫言宜禁內大將軍令宮人

皆爲竆袴多其帶後宮莫有進者事少主不當如是邪

顧推光意爲欲皇后擅寵有子此班氏之陋也

釭江同音

孝成趙皇后傳爲黃金釭函藍田壁明珠翠羽飾之師

古曰釭音工流俗讀之音江非也此注非是釭江字古

音皆讀若工顏氏乃廑知其一邪

翟義

新莽竊漢僞周移唐天下晏然人心死矣翟義徐敬業功雖無成當時安可無此一舉班氏謂義不量力以賈其宗忠孝之事激於至性豈暇求萬全耶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吕見先帝於地下義固自言之矣

口占

漢書朱博傳博口占檄文府告姑幕令云云口占字始見於此

王于興師

無衣王于興師時秦旣未稱王而朱子引蘇氏以王爲

周先王又與全詩語氣不合桉此詩乃秦哀公爲申包胥而作所謂王者指楚王也修我干矛猶言執兵而陪其後蓋左傳言賦詩其例有二一爲諷誦往作借以見志一爲自製之篇其不見於三百篇者如公入而賦姜出而賦是也其見於三百篇者如碩人無衣是也征南注定四年傳亦誤

嵇康不應入晉書

鍾會譖嵇叔夜欲助毋丘儉景帝信之遂遇害按毋丘儉起兵在高貴鄉公正元二年衛瓘等討殺鍾會在常道鄉公咸熙元年是晉室受禪叔夜曾未目見厥然魏人而晉史爲之立傳非也

弔者大悅

孟子弔者大悅爾疋悅懌愉釋賓協服也

病不廢學

張大倉作楠見詢近狀余報書有貧不求財病不廢學之語大倉亟述於人傳誦遂徧雲間春木書來盛相推譽閱之恧然因記於此若行不踐言他日何以見我良友

絼

儀眞公云古城闕云如干雉雉卽絼字同音假借絼者繩也以繩度其丈尺也晉太子申生雉經亦言以繩自經舊解誤

黃甥說詩

黃甥昌慈爲貧而仕年未三十郎廢學然讀詩頗有妙悟余嘗作棄婦辭有云緐星飾嬌鬟旭日明羅帷時乘嬿婉良爲歡信無期閔者於此皆平平讀過甥獨注其下云緐星句喻貧得之無厭旭日句喻宴安之無節余意正是如此具此解識古人微言奧義皆如面譚矣

歐陽公居潁上

歐陽公思潁詩序余自得請來潁愛其民淳訟簡土厚水甘有終焉之志爾來思潁之念未嘗少忘於心其後竟踐此言論者頗惜崇公惟公一子瀧岡坯土省視無人其說甚正近來士大夫宦成之後懼睦婣任恤之不

給於求也往往買宅他州甚者去鄉三四千里安然食息曾無松楸之思吁可怪也

義山風節

余嘗論李義山人品甚高後世但以豔才目之可歎也唐文宗大和二年親試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宦寺之禍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雖皆歎服不敢取也後李郃自愧登科上疏請回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諫官御史有欲論奏者復爲宰相裴度韋處厚竇易直所抑裴韋二公之意殆正所以全之邪然蕡既不得仕於朝郃亦無敢薦引者當時避禍畏賢之習盡可見矣及蕡貶柳州司戶義山獨以詩餞

其終也厯爲詩哭之一則曰上帝深宮閉九關再則曰一叫千回首天高不爲聞曾無語言賈禍之慮今之君子偶著一文賦一詩反復校勘懼有觸諱則如不爲之愈矣

薦士

唐貞元時祠部員外郎陸傪主試事𡈼黎薦士至十人之多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羣玉沈杞張洪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今之君子但知遠嫌避謗雋才沈滯坐視而不一引手可歎也

資格

北魏神龜中崔亮主選事奏爲格制不問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洛陽令薛琡上書黎元命繫長吏若選曹

惟取年勞不問能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人足矣何云銓衡唐開元中裴光庭爲吏部尚書奏循資格材俊之士無不悲歎其卒也博士孫琬議光庭失勸懲之道請謚曰克

船山詩

張船山棧道題壁七言律詩十八首傳誦幾遍海内然其中尚雷嚴武在成都句余頗不喜之嘗作一詩有渾瑊功業誰能及麾下爭看渤海王之句今此稿失去全首不復能記矣

易安再嫁不可信

李易安序金石錄年已五十有二萬無改適之事不知

何人造作黍榆晚景颾儈庸才之語有識者所不當信也

嵇侍中

劉誠意走馬引戴天之恥自古有必報魯莊嵇紹何以為人爲遷家往往節去嵇紹二字不知誠意此詩正可正文信國正氣歌之誤嵇侍中血殆未可爲正命也

驕兒

杜公北征詩平生所驕兒顏色白勝雪與義山驕兒詩意正同今本作嬌兒非是所驕兒猶儆之云偏憐女也杜公又有驕兒惡臥句可互證

其妻歸告其妾

譚明經現言孟子齊人有一妻一妾章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時文家以爲其妻不忍明言然則妾尙未知何遽訕良人而相泣耶蓋其妻歸告其妾六字斷句乞食情狀固已盡言無隱曰字屬下三句乃告語旣畢痛恨悲惋之辭非第言今若此也

合肥學舍札記弟五

外孫洪用勤校字